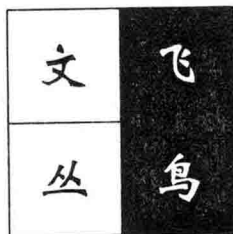


陆城烟云

陈本华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陈本华 著

陆城烟云

长篇小说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城烟云/陈本华 著. (飞鸟文丛/汪兆骞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7

ISBN 7-80105-625-6 I. 陆…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48325 号

◎ 陆城烟云

主 编	汪兆骞
著 者	陈本华
策划编辑	夏子华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刘鹏飞
版式设计	李之章
责任校对	刘丹俊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排 版	北京图文印刷厂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80105-625-6/G·202
定 价	24.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升 腾

——“飞鸟丛书”

汪兆骞

这是一群矫健的飞鸟
在蓝天自由翱翔

俯视苍茫大地
排成“人”字欢快歌唱

风雨中的磨难砥砺
化作美丽的苦痛忧伤

因梦想而追求
因搏击而悲壮

每只飞鸟都是生命的音符
于明媚中奏出美妙乐章……

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都是一段难忘的情节
每一个完美的人生
都是一部精采的长篇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师长，同窗、朋友、我爱
爱我的人及一切关注人类生存和痛苦的人……

目 录

第一章	渡口遇险·····	(1)
第二章	仇深怨重·····	(7)
第三章	软硬兼施·····	(17)
第四章	燕子岩惊变·····	(23)
第五章	少女之心·····	(32)
第六章	侠义青年·····	(39)
第七章	救女上山·····	(50)
第八章	受挫通天洞·····	(58)
第九章	路遇村姑·····	(73)
第十章	王南谷·····	(79)
第十一章	义救卖唱女·····	(85)
第十二章	多事之夜·····	(91)
第十三章	机关算尽·····	(106)
第十四章	陆城血战·····	(121)
第十五章	日本女谍·····	(143)
第十六章	伏击战·····	(162)
第十七章	叛徒策反·····	(177)
第十八章	陆城沦陷·····	(194)
第十九章	禽兽横行·····	(210)
第二十章	洋溪惨败·····	(222)
第二十一章	喋血宋山庙·····	(235)
第二十二章	“竹”之迷·····	(249)
第二十三章	大决战·····	(261)
第二十四章	“孤雁”和死谍·····	(275)

第一章 渡口遇险

日头似被西梁山的山巅挂住，久久难于沉落，挣扎得满脸血红，浸染了西天一片。

白家渡离古陆城只有十来里路，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在这仲夏的黄昏，更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山岗青青，江水碧碧，垂柳依依，芦苇随风歌舞；田野中一望无际的高粱熟了，在玫瑰色的霞光中涌着金黄色的浪，荡出醉人的芳香……

山好水好眼看收成也好，可庄稼人的心头却锁上了愁云！不仅王南谷又要来催租逼债，而且日本人从长江下游打过来了！离开镰收割还差三五天，农夫们没等日头落山就收了工，惶惶地圪蹴在家里。

日头终于藏到了西梁山背后，晚霞落进玉带般的清江河中，溅起青纱一样的淡淡暮色。渡口好静，静得能听见清水的呼吸，微风脚步。这时，在那情歌般缠绵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穿蓝绸衫的青年，他手中提着一个小皮箱，匆匆的脚步把静寂的暮色一块块踩碎。一看这人就是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衣衫上有晒干了斑斑汗渍，白球鞋上粘满了厚厚的尘垢，苍白的脸上尽是倦色，他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刘剑鸣。学校迁往长江上游的四川时，他没有随同前往，而是回到他的故乡陆城。其时陆城的上空正在悄悄凝聚战争的烟云，城内的人都在思谋着怎样出城避难，而他却急匆匆地往城里赶。因为他心中揣了重大的秘密使命。

刘剑鸣在渡口站下，凝眸静视四周，只见丝丝细风吹皱河水，芦苇在暮色中沙沙地低语。几只蝙蝠像黑色幽灵一般在他的头顶来回飞舞，一叶孤舟静泊在岸边……好一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

刘剑鸣万万没料到：茂密的芦苇中，有一双炯炯大眼早就盯住了他。

刘剑鸣解开缆绳，正欲跨上小船，忽闻扑楞楞一阵响，芦苇丛中闪出一个精壮汉子来，这汉子头戴草帽，足蹬草鞋，眼中透出阴冷的杀气。刘剑鸣吃了一惊，一时不知所措。汉子上前，两条古铜色的胳膊在胸前一抱，面无表情地说：“先生，要用船得先跟我打个招呼吧，嗯！”

刘剑鸣见这汉子不好惹，忙谦恭地赔礼：“实在对不起，我一看渡口无人，天色又不早了，我急着进城，就解了船的缆绳……”

“过渡么？好说！”汉子伸出骨节嶙峋的大手，“先交过河钱！”

刘剑鸣掏出一块大洋递给他，汉子看看银元的成色，冷冷一笑，又伸手要钱。刘剑鸣问：“怎么，还嫌少，过个渡要多少钱？”

“你身上的钱物我都要！”

一听这话，刘剑鸣知道遇到拦路剪径的歹人了，心中顿时发寒。白家渡河面虽不宽，但水却很深，加上这里地势偏僻河苇遮天，是强人出没的好地方。这汉子一副钢筋铁骨，肯定练过功夫，与他硬来是使不得的。

刘剑鸣笑着脸说：“好汉，人心要知足。俗话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江湖上重的是义气，请你行个方便吧！”

“少罗嗦，你们这些有钱人才是不讲仁义的狗东西！我看你

是牵着不走赶着走，不交出钱财，我就动手了！”说着汉子就一个箭步上前，直取刘剑鸣手提的小皮箱。

刘剑鸣闪身避过锋芒，一矮身子，疾风般使出个扫堂腿，汉子稳不住腿脚，重重地扑跌在淤泥上。汉子没料到这斯文的年轻人有这般快的身手，又气又恼，腾地跃起，吼道：“哟嗬！真是三斤重的鲇鱼——把你看窄小了！”说着又猛扑刘剑鸣。

“船老板，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这一撞把我的腿脚磕碰得好痛哟，别再动手脚了！”刘剑鸣急着赶路，不想和他纠缠，搬梯子让他下台，哪知汉子根本不买他的账，仍旧对刘剑鸣猛击乱踢，刘剑鸣只得连连躲闪，快捷得像云像风，汉子的拳脚都挨不上他的身子。刘剑鸣双腿一蹬，向后退出丈余，拱手笑道：“好汉，江湖上常以武会友，看来今天不与你比试比试是难以了结的。我俩文气点比试，你我各打对方三拳，谁挪动了身子谁就算输。我输了，所有钱物归你；你输了，就快快送我过河。”

“此话当真？”

“绝无戏言！”

“我先出拳！”

“请便。”

刘剑鸣吸气沉肩蹲好马步。汉子决心雪耻，猛力朝他当胸一拳，哪知像击在棉花上一般；复又猛击，拳头又象击在花岗岩上一样，痛得他倒吸冷气。汉子知道他今日遇到高手了，心中忪起来。

刘剑鸣笑道：“好汉，现在该我出拳了。”

汉子想：他有这等功夫，一出手就能废了自己，忙说：“算了算了，我认输，送你过河。”他不曾料到，斯文的对手居然有这么深厚的功底，自己干劫路营生这多年，还没遇到过敌手呢！听口音这人是本地的，若今后他成了我的对头冤家，哪还有生路

呢？

待刘剑鸣上船，汉子便奋力将小船一推，随着一纵身，也跳上了船，奋力划动双桨，小船如箭射向河心。夜色渐浓，刘剑鸣越发焦急，恨不能插翅飞过河去。此时，汉子左桨陡停，右桨向前猛推，小船像陀螺般飞旋起来。刘剑鸣没留神，一下栽进水中。汉子见他小皮箱也带下了水，赶紧鱼跃入水，去抢那小皮箱。刘剑鸣虽然也识水性，但到底敌不过长年在水浪中闯荡的汉子，被汉子按在水中，呛了一肚子水，只觉胸闷头胀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汉子把刘剑鸣拖上小船，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十几块银元和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盒罐头。他准备在这青年身上绑块石头沉入河底，忽又转了念头：这青年相貌俊朗，武功非凡，让他懵懵懂懂地死了于心不忍。不妨等他醒过来问清底细，让他死个明白。

汉子用力荡开双桨，小船如飞一般，直插遮天避日的河苇深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渡口发生的事，又被一个神秘的人收入眼帘。那人身影轻如翩鸿快如脱兔，踏着沿岸的砂石淤泥，追踪小船而去。

刘剑鸣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想坐起身，却感觉一丝力气也没有，浑身发烫、头痛如裂。他发觉自己正躺在一个洞窟中，洞中有一盏如豆的油灯，映照出洞顶倒垂的如竹笋般的钟乳石，石壁上苔藓茂长，在一将坠不坠的石参上，有珍珠般的水一滴一滴落下来，发出有节律的音响。

那汉子坐在灯影下的石墩上，抽着旱烟，见刘剑鸣醒来，便上前问道：“说实话，你到底是什么人？不然的话，就把你沉到河底去喂鱼虾！”

刘剑鸣明白眼下的处境——他已成了砧板上的肉，任这汉子宰割了。自己死不足惜，完不成此次回陆城的重任才是最大的遗憾。刘剑鸣说：“好汉，兄弟的确是个做生意的。只要你放了我，财物你尽数拿去。若是你日后再有难处，还可以找我……”

“哼！看来你是诚心不想活了！”汉子冷笑道，他从腰里抽出一支乌光晶亮的小手枪，“做生意的怎么带着这玩意儿？”

刘剑鸣大惊：藏在皮箱夹层中的手枪被这汉子搜出来了！怎么办呢？说出实话就会暴露身份，不说又难逃厄运……。他怔了一下，说：“兄弟在各个码头上跑生意，风险自然很多，这是一位军中的朋友送给我防身的。”

汉子打开那个铁罐头盒，说：“这么多子弹都是用来防身的吗？”原来那硕大的罐头盒中装的全是黄灿灿的子弹。

刘剑鸣再也无话可说了。

汉子说：“你是骗不过我的。你不是王南谷的探子就是日本鬼子的奸细！我知道，王南谷做梦都在想抓我！今日我放了你，明天我的脑壳就会搬家！”汉子越说火越大，眼中杀气逼人。从暗中摸出一把闪亮的尖刀，逼向刘剑鸣。眼见冰凉的刀锋抵在胸前，刘剑鸣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没死在大风大浪中，却要在这小沟里翻船了！这时想反抗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浑身的骨头架子都像要散了，说话都很费力：“好汉，你千万不要错杀好人……”

汉子已铁了心要杀他，冷冷地说：“你别怪我心狠，眼下你已发觉了我的窝处，一放你的生路，你马上就会去向王南谷告密，王南谷就会派丁老七带民团来收拾我。朋友，对不起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周年！”

汉子高举刀刃，向刘剑鸣的心脏刺去……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然响起疾风破空之声，只听“咣”地一响，汉子手中的

刀刃被弹飞，一支飞镖落在汉子脚下。汉子大吃一惊，顿时浑身直冒冷汗。他拾起飞镖一看，上面还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莽汉你认清，黑白须分明。

若杀竹之友，必将遭报应！

汉子一看，更加惊嚇了，他万万没想到，这年轻人会是“竹”的朋友！怪不得他有那么好的功夫，自己险些做了莽撞事。这“竹”是隐居在西梁山中的一个神秘侠客，行侠仗义专打抱不平，谁也没见过他的真实面目，但江湖中人一讲起他，无不交口称赞。“竹”还曾经救过他的命呢！汉子连忙向洞口跑去，四下一看，除了朦胧的一片月色，什么也没看见。

第二章 仇深怨重

汉子回洞，连向刘剑鸣拱手赔礼，刘剑鸣只听说过有个叫“竹”的义侠，但连他的面也没见过，不知为何“竹”把他认作了朋友。

“我有眼无珠，冒犯了‘竹’大侠的朋友，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我连‘竹’大侠的救命之恩都还没有报答呢！”汉子此刻的神情，就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刘剑鸣一想只要能保住性命，也就顺着话说：“都是在江湖绿林中谋生路的人，这点小误会算不了什么。你我真是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呢！”

汉子见他病重，赶紧熬了一碗姜汤，扶刘剑鸣喝下，趁他大汗淋漓，又用热水为他搓擦身子。不一会儿，刘剑鸣感到轻松了许多。一番交谈，刘剑鸣知道了汉子的身世，他的遭遇，真像个有血有泪的传奇故事——

他是西梁山脚下叶家河的人，生性豪爽，爱打抱不平，就是缺少点心计，干啥事都是毛手毛脚的，乡邻都叫他叶毛子。

他有个妹子叫小菊，那时节十五岁，出落得如花似玉。说不清她有多招人喜爱，只知道她在那小街上的青石板路上一走，那些吃饭的、喝茶的、摆摊的、担水挑柴的、甩着袖子闲逛的，陡然都住了手脚把眼睛牢牢地粘到她身上，直到她的身影远了，人

们才能回过神来。

山里的日头起得迟，妹子却嫁人早。叶家有这么个花骨朵儿般的闺女，远村近邻的人不知有多少来提亲的，媒人的脚步把叶家的门槛都踩成了槽，可是小菊一个也不搭理，一个也不应承。原来她早有了心上人，就是那河边吊脚楼子里打铁的段春生，春生相貌英俊身子骨壮实，人勤快心善良，一些姑娘在梦中都喊春生哥呢？小菊爱上他是自然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天是定亲的日子，亲友和媒人正在段家喜饮笑谈，不料王南谷的弟弟王西谷和王家的管帐先生老万闲逛到这里来了。于是，从此生发了祸端……

王西谷平常只来往于长江流域各大码头跑生意，很少到山青水秀的地方消闲。他大哥王南谷就要老万带他到风景宜人的叶家河来逛逛。王西谷见河边的吊脚楼子的桐油板壁黄亮，杉木皮屋顶亦赤黑，与碧玉带般的河水相映成趣，独具韵味。便要老万带他去吊脚楼上观风景，哪知一进门就看见了荷花仙子一样的小菊，立马呆住了。王西谷在各个大码头进过许多青楼妓院，却从来没见过这样美妙靓丽的女子。当时段叶两家亲友正吃喝得热闹，见来了客人，忙起身迎接。老万拱手道：“各位乡亲，这位是东家王南谷的小弟王西谷先生。他长年在外奔波，今日慕名来此观景游玩，顺便清算一下债务租稞……”

王南谷是陆城最大的地主，叶家河农户多数是租他的地种的，他是老东家，这王西谷便是少东家，佃农自然不敢怠慢。叶毛子赶紧请王西谷坐上席，敬酒挟菜忙得不亦乐乎。叶毛子平日就对王南谷盘剥佃农，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极为愤恨，今日他的弟弟又来趾高气扬寻欢作乐，败了两亲家喝酒的兴致，心里窝了一大团火，想发作，被小菊拉住了他的后襟。他一想叶段两家都是王家的佃户，得罪了少东家是没好果子吃的，胳膊拗不过大腿，

能忍且忍吧。

醉翁之意不在酒，王西谷懒得吃喝，一双色眼像两把刀子，直往小菊的身上钻，段春生见心上人被王西谷盯看得面如桃花，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强捺住火气，说道：“少东家是稀客，请快吃菜喝酒，下了席好去逛风景。”

王西谷听出弦外之音，笑笑说：“谢谢你的好意，你不是在下逐客令吧？我不想吃不想喝，只看看这位水灵灵的妹子就饱了、醉了，古人云：美色可餐嘛！”

叶毛子的火爆脾气再也忍不住了：“不吃不喝就走开，免得占了位子挤着别人！”

王西谷脸上的笑凝固了：“你这个野小子说话真没教养！”

老万忙道：“少东家你莫生气，种田人说话是两头一样粗的，您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毛子爹也连忙赔笑脸：“这小子我没管教好，请少东家多包涵点，不过……确实要请少东家体谅我们庄稼人，眼下田里正是赶火候的时辰，我们挤出点时间为儿女们定亲事，吃罢了饭还要赶着去田里割稻谷呢……”

王西谷悻悻地说：“我和你们种田人平起平坐，是给你们面子。没想到你们这么不识抬举，好吧，看在你这老人的面子上，我不与这野小子计较。”说罢，王西谷拂袖而去。

叶段两家人见状，心头都笼罩了厚重的愁云。

第二天，老万就带着媒婆来叶家提亲了。说少东家看上了小菊，一定要娶她为侧室。去了王家，不仅小菊有享不完的清福，叶家也会沾光，跟着荣华富贵。任凭媒婆和老万怎么游说，毛子爹都谢绝了。老万临走时丢下了一句话：“我说老叶呀。你别太犟了，不然会惹麻烦的。”

不出五日，果然飞来横祸。

那天太阳当顶的时分，叶家河对岸山坳闪出一队人马，热闹地吹打着鼓乐。其间有八抬朱红描金的大礼盒，上面蒙着光润润亮闪闪的彩缎。队伍正中是一乘大红绸缎金顶银杆的八抬大轿。轿后是一匹赛雪胜玉的白骏马，马头上戴着颤悠悠的红绣球。骑马人头戴青尼礼帽，身穿湖蓝绸袍，胸前斜挂红花。随后是整猪整羊大坛子好酒，队伍后头是七八个身着十三太保扣鼻儿黑绸衫，屁股后头挎着盒子炮的团丁。

叶家河的山民们还没见过这么热闹的迎亲场面，都从稻田里涌上桥头看热闹。叶毛子眼尖，发觉穿新郎装的就是王西谷！他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赶忙打飞脚往家里跑。

小菊正在家中赶绣嫁妆，见哥哥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门，吓了一跳，针一歪，把手指扎出了血珠儿，她扭扭身条儿嗔道：“把人家吓坏了，啥事把你急成这样，像火落上了脚背？”

“不好了！王西谷的迎亲队伍来了，你快躲起来吧！”

“怕啥？我已和春生哥定了亲的，他王西谷怎能做出这种混帐事？白天大日头的，他敢抢亲不成？”小菊把绣花针在黑澄澄的秀发上抹了抹，又低头凝眸，用心地绣起她的“鸳鸯戏水”的花枕巾来。

叶毛子一把抓过她绣的花枕巾嚷道：“你不晓得，王家的人历来办事都是心狠手辣的，你不应承他，他会来个霸王硬上弓的！”

此刻，已能听见鼓乐阵阵人声喧嚷。春生一头撞了进来。叫小菊赶快跑到外面躲起来，可是已来不及了，那一行迎亲队伍已来到了晒场坎下。屋里的人都急得团团转。段春生心眼灵动，掀开火垅屋里的苕坑盖子，叫小菊跳下坑去躲藏。毛子爹也赶回来了，忙叫毛子和春生三人一起抬了块大石磨，压在苕坑盖子上。

这时，老万已进了门，拱手向毛子爹道喜，又叫人把彩礼抬

进了堂屋来，团丁们齐刷刷地立在晒场上。鼓乐班子憋足了劲儿吹打，王西谷翻身下马，满面春风地走进屋来，拱手躬腰行了一礼说：“岳父大人受小婿一拜！”

毛子爹又急又气，嘴里说不出句囫囵话来：“少东家……女儿早已许了婆家，你们大户人家……我们泥腿子高攀不上呢……”

老万上前道：“老叶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家是陆城方圆数百里的首富，少东家有学问有人品，比那个在火炉前流黑汗打铁的强多了。小菊还没有嫁到段家，要反悔来得及嘛。你女儿有貌，少东家有财，他俩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呢！您老做了岳父大人，日后就不必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了，常年吃香喝辣穿绸着裘，这样的美事打着灯笼都难找哟！”

毛子和春生一旁气得肚里冒烟，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喉头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子爹说：“做人不讲信义，定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已定下的亲事怎能反悔呢。再说我们种田人一天不劳作，身子骨就会得病。我们享不起清福。”

王西谷却不愠不火，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岳父大人气也好，恼也好，今天我是不会计较的。反正我是铁了心要娶小菊姑娘。”

春生气愤地说：“我和小菊早已定好了，中秋节办喜事。你不能仗着有钱有势就横行霸道！”

“你要是硬来，我叶毛子也不是好惹的！”

这时，门外闪进一个大汉来，这人肩宽腿长，孔武有力，他就是名声显赫的民团团总丁老七。丁老七是刽子手世家出身，如今县府毙杀人犯，都是他带人执行。传说他爷为清庭当刽子手时，一次砍杀三个土匪。县太爷问他爷需不需帮手，他爷说不仅